

台湾女记者辞百万年薪 支教四川麻风村十余年

麻风村孩子的“台湾妈妈”

核心提示

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台湾女记者张平宜放弃了原本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，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康复村的教育事业。为了让这些与世隔绝已久的孩子能尽快地融入现代社会，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——



年轻时的张平宜。

初见

村落被人刻意遗忘

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，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，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。“那真是被刻意遗忘的角落。”这个台湾女人缓缓地说。

那时，她还是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资深记者。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，她多方询问后，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。

这儿曾被人称为“隐形的村落”。从1959年开始，因为麻风病的蔓延，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，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，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

在村子里，张平宜看到，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，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，她这样描述道：“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，就好

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。”

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，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，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。这让这位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，“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？”

唯一的小学，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。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，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。学校的招牌，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，早已被盗。这里挤着70多个学生，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，孩子们的脸都很脏，“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”。

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，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。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：“你留下来，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。”

困境

愿意读书的孩子逐年减少

可是，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，张平宜面对的总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困境。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，几年前，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。不过，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，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。有时，一头牛踏过去，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，都可能给学校带来“停水灾难”。

“简直是要疯了。”张平宜用戏剧化的语气形容当时的窘境。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期，学校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，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女人“就坐着小马车去邻近的村落运水”。

台湾义工郑玉婷也曾经经历过“抢水大作战”，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，“在那样的山坳坳里面，我们连去哪里买一个水塔都不知道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不过，就在2010年，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了一位水利专家，甚至运来“一根根水管”。他们用了将近50万元人民币，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，“从浮流水到地表水，全部储存起来，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。”如今，就算停水，他们也可以在三天的时间里自给自足。

同事们无法想象，这个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女人，是怎样一个个地攻克眼前的难关。但在他们的眼中，张平宜是个“执著又单纯的人”，讲话的速度很快，而且想起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做完才歇手。



大营盘小学里的学生，几乎顿顿都是白米饭配青菜汤。

在这个村庄里，因为大营盘小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，甚至邻近村庄的孩子都会到这里来求学。眼下，这座曾经“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”，已经有了100多个毕业生，13个公办教师，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，甚至还有村里的第一栋公厕。

但问题远未完结。小学毕业后，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3个半小时去县里读中学。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，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。张平宜咬咬牙，“好，那么我就来盖一所中学”。

邻县的县长同意批给她一块地，但当她兴奋地带着从台湾募集来的钱款回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时，前任县长已经调离，新任县长拒绝了批地的请求，这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哭了一通。

时间推移到2009年，为了解决麻风村子女入学问题，四川省扶贫办在大营盘小学的校园内，用260万元盖起一座气派的中学。张平宜和她的同事们兴奋极了，为了迎接新中学的到来，他们翻新旧教室、绿化花园。

可直到现在，那所中学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，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也没有一个学生。当地教育部门迟迟没有派驻老师，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为了求学，仍然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个半小时。

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，“走路又远，功课会跟不上，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。”最让张平宜难过的是，愿意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正在逐年减少。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，她又“强迫”在青岛开工厂的弟弟，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。

“我的十几年青春，就这样献给了这里。”她感叹道。



山坳坳里的大营盘小学。

建校

女记者辞职奔波募款

2002年，正如她承诺的那样，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，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，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2003年起至今，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，在海峡对岸开办“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”，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。

最开始，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“最朴素的母性”。但现在，她的长期愿望是，“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。”

外部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？这个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。这儿的村民只能感觉到，自己是“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”。就连这儿的老师去县城开会，当地的老师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。

坚守

“抢孩子”到学校上课

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，“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”。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。比如依仗克吉，只有5岁，是学校里头最小的孩子，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。他喜欢上学，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仗布都，这个22岁的年轻人，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。

像依仗布都这样的“超龄小学生”在校园里并不鲜见。甚至在2005年之前，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，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。

因此，与家长“抢孩子”，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“我们拼了老命寻求一条希望的道路，有人走过来了，有人却要在中途落跑。”在大营盘的时间里，只要发现一个孩子从学校消失，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，“胁迫恐吓那孩子回来读书”。

阿被拉且曾经消失过。这个彝族男孩读完1年级后就回家放羊。直到学校重建，这

个14岁的男孩才开始读2年级，他在这儿小学毕业后，又在县里读完中学。现在，24岁的阿被拉且在青岛的工厂工作，小时候那个“只敢傻傻看着的张阿姨”，如今已经成了朋友，他们常认真地分享心事。

“父母着急让我回去结婚，可是张阿姨说，还是找一个真正喜欢的才好。”阿被拉且说。

对于张平宜来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“我的孩子”。她喜欢和孩子们亲近，只是，“只要稍微接近，就会被跳蚤咬很多包”。这个年轻时颇有些“王祖贤味道”的女人，如今腿上布满了跳蚤留下的伤痕，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。

从洗脸、刷牙、洗澡开始，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“保持个人卫生”。一个电视台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，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，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。

心声

那些孩子让人无法掉头离去

一个曾经去过张平宜台湾的家里做客的朋友还记得，她的家是一栋4层楼的山边别墅，家中有一个佣人。这个有着很好艺术修养的女人，“把家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很优雅，过着优越的生活。”

只是，原来那些“逛街、喝下午茶的日子”，如今只能放在记忆里了。这个在台湾不曾下过厨的太太，已经能在大营盘给一百多个孩子做午餐。她甚至将咖喱、麻油鸡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尝过的食物，带到了大山中的食堂。

“在大营盘，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哦。”张平宜骄傲地说。

但这个“女强人”也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。有时候，遇到一些烦心事，她只有请朋友抽烟斗，“借助慢条斯理的烟草气息，放松濒临失控的情绪”。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经衰弱，常会失眠，她的手袋里总塞着几包松弛神经的药物。

许多台湾朋友都不能理解，“为什么这个疯子要跑到一个山坳坳里的麻风村，去吃这样的苦。”但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在这片大山里，她似乎背负着某种使命，“我是一个母亲，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，我无法掉头离去。”

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